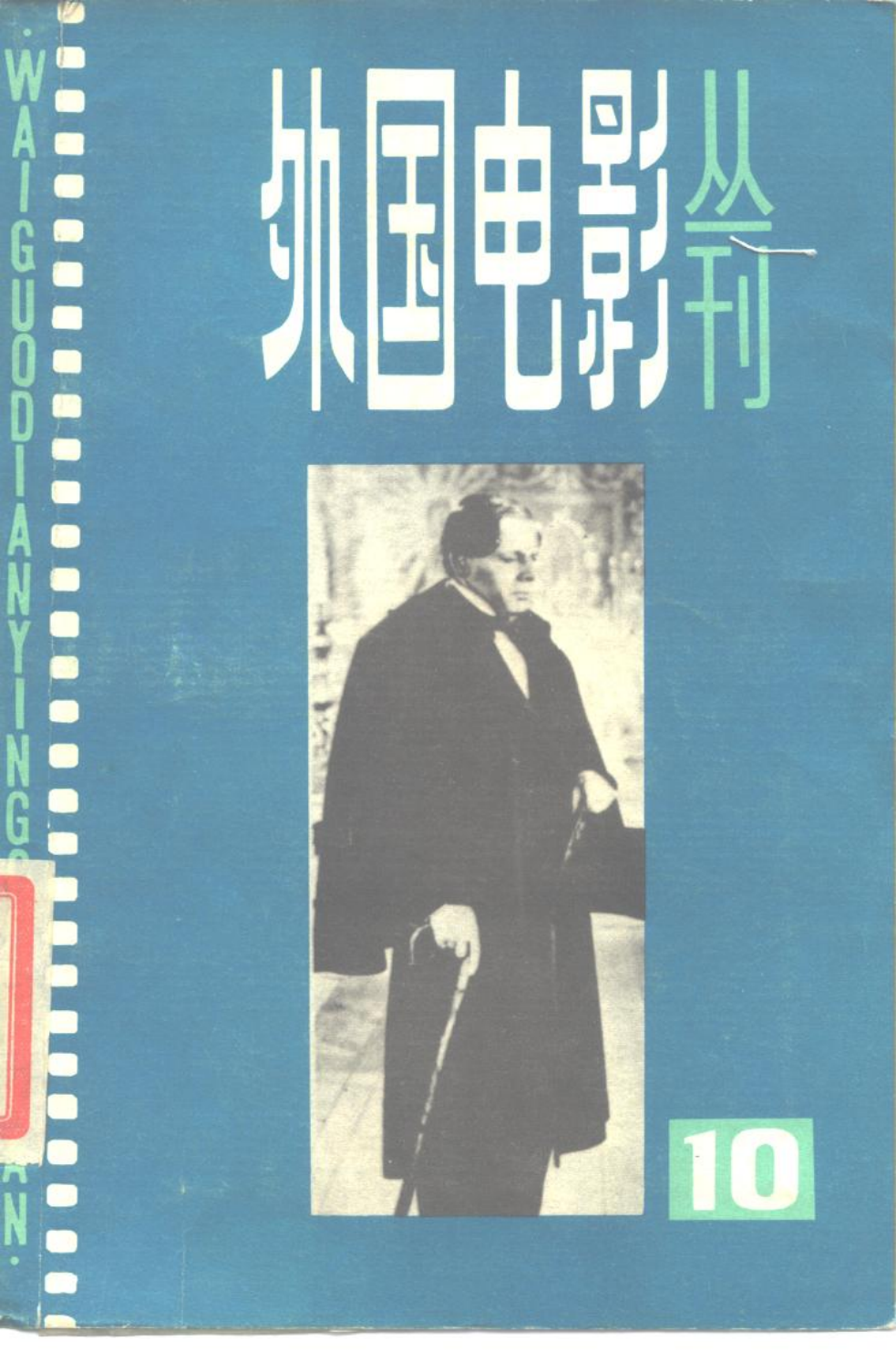




WAI GUO DI ANYI NG

外国电影从刊

10

外国电影丛刊 10

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译室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4 北京

目 录

电影剧本

《锦绣山河》

——华莱士传…………… (1)

编剧：〔美〕约 翰·赫 斯 顿

沃尔夫冈·赖因哈特

安 尼 斯·麦 肯 锡

翻译：黄天民

《尘世的空虚》…………… (135)

编剧：〔苏〕埃·布拉金斯基

翻译：韩龙根

校稿：童宪刚

编、导、演介绍

《锦绣山河》男主角保罗·茂尼谈演技…………… (215)

翻译：周其昌

才华出众的电影导演迈克尔·柯蒂斯…………… (237)

〔英〕保 罗·莱 格 特

翻译：孙月珠

影星生涯

在舞台和银幕上扮演百余角色的亨利·方达…………… (249)

〔美〕彼 得·弗 林 特

翻译：曹锡珍

电影评论

简论七十年代的美国电影导演…………… (260)

〔美〕理查德·科尔里斯

翻译：张明敏

世界电影动态

《悲惨世界》第十二次搬上银幕…………… (267)

印度电影简况…………… (269)

丹麦国产电影愈来愈少…………… (270)

锦 绣 山 河

——华莱士传

美国电影剧本

编 剧：约翰·赫斯顿
沃尔夫冈·赖因哈特
安尼斯·麦肯锡
翻 译：黄天民

第一章

淡入崎岖不平的墨西哥山区。巍巍群山，云雾缭绕。陵谷深处隐隐约约地有一座印第安人查波特克族的村庄。

解说员的画外音：十九世纪初叶——辽阔的墨西哥还在沉寂和抑郁的气氛之中。这是印第安人居住的依克斯特兰村的一所教堂——

化入教堂的外景。断瓦颓垣，歪斜倾圯。屋顶矗立一座粗陋的十字架。单调的钟声。

解说员的画外音：——一对查波特克族男女生下的婴儿正在受洗——

化入教堂的讲坛，一位墨西哥神父正在暗淡的烛光下为一个印第安男婴举行洗礼仪式。神父在孩子头上涂抹圣水，唇间洒几颗细盐，最后为孩子抹了油。孩子的双亲和祖父母虔诚地静候着。

解说员的画外音：——依克斯特兰村圣汤姆斯教堂的出生登记簿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

化入登记簿上注明“受洗登记”的一页，神父执笔书写
.....

解说员的画外音：——班尼托·华莱士。马塞里诺·华莱士和伯丽契达·加西亚生的儿子。

画面移至刚写上的班尼托·华莱士的字样。

解说员的画外音：——在另一个国家——另一所教堂里——另一个男孩子也在受洗。

化入维也纳圣施蒂芬教堂的高大的圣坛。古老典雅的哥特式建筑和前面穷乡僻壤的土教堂形成强烈的对比。身披法衣的大主教为婴儿施行洗礼，穿着华丽朝服的祖父两辈人傲岸地莅临观礼。奥匈帝国的朝臣、贵胄侍立两边。圣坛上的大主教在金发碧眼的男孩头顶上洒着圣水，在他唇中放了一些细盐，并毕恭毕敬地为他抹油。

解说员的画外音：——在维也纳圣施蒂芬教堂的登记册上载入受洗者的姓名——

化入登记册的特写，大主教执笔恭书。

解说员的画外音：——费迪南·麦瑟米兰·约瑟夫，奥地利大公。莎菲娅与卡尔·约瑟夫之后裔。

画面中麦瑟米兰的姓名越来越大。

解说员的画外音：在巍峨的马特雷斯山的山村，一个印第安小男孩长大了，他成了一个桀骜不驯的少年——

化入一片牧场，阳光洒遍大地，羊群悠闲地吃草。树荫底下伏着一个十二岁光景的赤足少年。他双手托住两颊吃力地辨认着书上的字句。远处传来悦耳的牧笛声。

解说员的画外音：小班尼托不象其他的小牧童吹吹牧笛便怡然自足地听凭宝贵的光阴悄悄逝去。他求知心切，但不懂得市镇上通行的西班牙语——圣巴布罗·加雷托村找不到课本，也没有教师——学习西班牙文，对他说来是很艰巨的任务……

可是在维也纳——商伯伦宫——

化入宫中一间陈设华丽的书房。四壁排满了图书。三四位教师侍奉着麦瑟米兰，小心谨慎地教导他宫廷的礼仪。

解说员的画外音：——哈布斯堡王朝年轻的麦瑟米兰大公拥有大量的藏书和众多的教师。作为哈布斯堡的后裔，他理应自幼谙习君王的举止——皇家世代相传的繁文褥节——有朝一日，麦瑟米兰可能成为奥地利的统治者。

麦瑟米兰多年恪守祖制，受到父王的嘉奖，获得“金羊毛骑士”的勋位——

化入宫殿的宝座台前。授勋典礼正在举行，麦瑟米兰已是一个仪表不凡的青年。

解说员的画外音：——这是贵族的最高的特权——国君的标志——天赋的称号。

这些年来，凭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决心——班尼托·华莱士也得到了应有的酬报——

化入奥克利卡文理学院的讲堂，室内的陈设同帝国的宫廷相比，显得十分寒伧。学生和家长济济一堂。讲台上坐满了学院的师长，一律戴方帽子，穿博士服。院长坐在主席位上。仪表堂堂的华莱士身穿一套朴素的学生服，站在院长面前。院长把毕业文凭发给华莱士，和他亲切地握一下手。

解说员的画外音：院长授予他法学士学位。遗憾的是，在这个年头，律师的前途暗淡——目前正当国家多难之秋，即使是才华出众的律师也难免英雄无用武之地……画面中出现讲台后的墙上挂着墨西哥共和国国旗。

解说员的画外音：——墨西哥共和国建国四十年内，斗争反覆竟达五十二次之多，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相持不下。长

期战乱，民不聊生。爱国志士忧心忡忡。

化入一间小屋，桌上一盏油灯，若明若暗、隐隐约约地只见几个面色阴沉，默默不语的人围桌而坐。

解说员的画外音：挽救时艰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要有个英雄人物领导墨西哥人民摆脱水深火热的困境——

一个面容苍老的男子从容起立发表他的见解。

解说员的画外音：——他就是众所瞩目的人物……

镜头推摄他举起油灯，从桌旁走到室内一角停下脚步。朦胧灯影下显出了他冷峻的面容。他就是华莱士。时年约三十五岁。

解说员的画外音：一八五七年，华莱士当上了墨西哥共和国的总统。他面临着几乎是人力所能克服的困难。举国疮痍满目……

化入一片荒芜的土地，杂草丛生，微风中颤抖的枯干的玉米杆子，远处的农舍已化为一片焦土。

解说员的画外音：——人民衣食不足，求告无门……

化入几个雇农的家中，面黄肌瘦拖儿带女，瞠目而视的农民的特写。

解说员的画外音：墨西哥已经破产了——不仅在财政方面，在精神上也濒临崩溃。由于外债累累，形势十分危急，当政者必须当机立断——

化入故宫的总统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的华莱士在一份文件上签署。

解说员的画外音：——他宣布了缓付外债的备忘录。英国和西班牙同意了延期付款的请求，唯独法国表示抗议。拿破仑三世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一八六三年法国军

队进兵墨西哥——

化入乡间大道，鼓声隆隆。法国的大炮和军车践踏墨西哥的土地。

解说员的画外音：华莱士奋起抗战，同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国内的改革。他从根本上着手，解决土地集中在极少数有权势的大地主手中的问题。

他颁布了一项法令，使雇农得到了自耕的土地……

化入一片田野，一长队雇农排在一只粗糙的木桌前面。华莱士和几名助手在土地证上签署盖章。他站到桌前把证书发给农民。

解说员的画外音：地主们满怀仇恨，蠢蠢欲动……

化入蒙太尔乘坐的一辆漆黑发亮的马车周围，几千地主模样的人在窃窃私语。

解说员的画外音：虽然眼下他们还无可奈何……但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这个可憎的印第安人法令的施行，总会有人与他们合伙对付华莱士。这个人就是——路易·拿破仑——法国皇帝。

化入拿破仑王室的徽号——一个镶花的大写字母“N”的特写镜头。在杜拉列皇宫的国务会议厅，拿破仑和尤琴皇后正在主持会议，会议桌两边坐着部长们——德马奈、兰登、德路易、弗尔特等人。皇帝正在和一个身材颇长、肤色黝黑的拉丁血统的人谈话。

拿破仑：蒙太尔先生，在全国尚未平定之前就忙于收回墨西哥境内的土地——即使是在法国占领区——也是荒唐的……望尊驾及墨西哥保守党的成员与朕协同一致，不可操之

过急……等巴赞将军摧毁了墨西哥政府军的抵抗力量，才能采取行动。

他转身看着走上前来送公文的秘书。

秘书：陛下，驻华盛顿大使呈报特急奏本。

拿破仑拆阅奏章，旋即咒骂一声“见鬼！”皇后从他的肩后望一下文件。

景化人奏章的特写：

驻美大使梅西谨呈皇帝拿破仑三世陛下：

李将军的部队已于七月三日在盖迪斯堡战败，全军处于溃退之中。

军事专家一致认为这次战败注定了南军取得胜利的 希望已经破灭了。

详细战况当再呈报。

一八六三年七月四日于华盛顿

切入拿破仑、尤琴和几位部长的近景。

尤琴：路易，这个报告意味着什么？

拿破仑（讥讽地）：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内战随时可能结束，北方要取得胜利！你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皇帝把报告朝兰登元帅面前一丢。）

尤琴：可是我们——

拿破仑：我们发动这一场墨西哥战争是基于南方能取胜，因而分裂后的美国就无力执行他们的门罗主义。（拿破仑蓦然起立，怒狮般地在室内来回踱步，大臣们哑口无言。皇帝走到国防部长面前站住。部长手拿文件，呆坐不动。）

兰登：此事应由你负责……朕相信美国南方会取得胜利，就是听信了你的话！

兰登：盖迪斯堡之战简直是打得太不象样了……

拿破仑：“正确地预测一个战役的胜负，这是你作为国防部长的职责。（在大厅里继续踱步。）我们这个第二帝国完了……已经注定……要毁灭了……因为我听信了一批蠢货的话。（他鄙夷地扫视了几个部长。）蠢货……蠢货！”

兰登：陛下，我承认错误。

拿破仑：错误！……你说这是个“错误”！……我可经受不了这种“错误”。立宪君主、总统那些人可以犯错误，极权的君主可不能犯错误！（他怒气冲冲地走到会议桌前，又转过身去来回踱步。）……为了远征墨西哥，我们花费了几百万金法郎……调动大量的军队、船舰和军火。打下半个欧洲都花不了那么多钱。（他停步，转身对着大家，在光泽可鉴的会议桌上撒熄手中的烟卷。恶狠狠地对德马奈）是你和你的银行家朋友们把我搞得进退两难……

德马奈：陛下言过其实了……向墨西哥索还债款是次要的问题……陛下插手墨西哥，主要是为了阻止美国式的民主蔓延开去。

拿破仑：什么民主！……那是“牛”治、“牛”有、“牛”享①……亚伯拉罕、林肯——呸！什么国会、公民投票、普罗阶级——被平等思想冲昏了头脑的暴徒们——简直是畜生！

（他越说越火，口吐白沫。）哼，难道说让这些浊水来毁坏我……毁坏我？

① 对“民治、民有、民享”的侮蔑之词。

他逐个地瞅着几个部长，他们避开皇帝熠熠的目光，面面相觑……部长们无言以对，一筹莫展。

拿破仑：好吧，诸位有何高见？我们从墨西哥撤兵……听任法兰西帝国蒙受班尼托·华莱士——这个印地安强盗的侮辱！……陷入国内一触即发的革命暴乱之中呢……还是听任那些美国佬把我们消灭在里奥格兰特呢？

德马奈：如果现在就从墨西哥撤兵，势必引起国内的一场动乱。依我看，匆忙的撤退，怕难免要一败涂地啊。

拿破仑（大怒）：这就是你的高见，德马奈。（他怒目环视座上的部长们，想得到回答——众人瞠目不知所对。）

尤琴皇后：路易，请息怒。事情未必就那么棘手。

拿破仑（正要大发雷霆，听到皇后的话，他就抑制了一下，朝她望去，座上的人也都把眼光转过去）：看样子，皇后有解决的办法了？

尤琴：路易，你应该学一下你叔叔拿破仑一世的策略。你还记得他是怎样控制住荷兰的吗？他给荷兰找了个国王！他又是怎样稳住瑞典的呢？……他还是给瑞典找了个国王……难道我们对墨西哥就不能如法炮制……也给他们找个自己的国王。

拿破仑（猛然停步）：可是门罗主义——

尤琴（打断了他的话）：门罗主义只是反对欧洲列强占领美洲的国土，可是美洲国家内政的问题与门罗主义无关。如果墨西哥有个皇帝——而且是和法兰西友好的，对此，美利坚合众国是无法干预的。

会议室顿时一片沉寂，众人相互交换一下眼色。拿破仑的目光从皇后转向德马奈，他终于决然点头表示赞同。

德马奈：此人要能够同意赔偿我们派遣军队的军费，并且保证归还墨西哥过去欠法国的债款。

弗尔特：在贸易方面的特惠条款就更不用说了。总而言之，诸位，要有人能够保证向我们提供殖民的利益，而不要我们承担义务。

尤琴：当然，要求建立君主制的愿望必须从墨西哥国内提出。

德马奈（朝蒙太尔）：毫无疑问，蒙太尔先生所代表的墨西哥保守党的先生们对于建立君主制的前景一定会极为高兴的。

蒙太尔（咧嘴一笑）：无论谁当君主，都得归还我们被班尼托·华莱士所夺去的土地。

拿破仑（咬着烟嘴）：哼……（他缓缓地在会议桌的边上踱着步朝尤琴微微一笑。部长们见皇帝恢复了平和的神情，不约而同地喘了一口气。）太好了，亲爱的，太好了！（转脸对着朝臣）诸位，这个高见既然是出自皇后陛下，理应请皇后提出将来的墨西哥皇帝的候选人！

众人欣然表示赞同，部长们朝皇后躬身致敬。

尤琴（这个酒吧女郎的女儿不由得露出了本相）：让我想一下……（她装腔作势地把她手中一把扇子的尖端拍着嘴唇）安哈塞伯斯特的阿尔伯列克特王子——不过他是个新教徒，当然不合适……利培代蒙尔特的卡尔侯爵——年纪太大了……麦多拿伯爵——太胖了……

德马奈：这些人都是明显的傀儡，皇后。

尤琴（一转念——看着拿破仑）：路易，我们需要一位有名望的王子……要一个能使欧洲列强都认可的名字……一个

历史悠久、声誉显赫的皇室后裔。

化入哈布斯堡、罗兰王室的结构精巧、装饰华丽的纹章，镜头转到米拉玛大理石宫殿的迴廊。此地是特里亚斯蒂湾，一直延伸到亚得利亚海的岬角。这里是一派美丽而质朴的风光。

麦瑟米兰正在画布上描绘海景。看来他是力不从心，他垂下手中的画笔，茫然而对万顷碧波，直到他听见年轻美丽的妻子卡洛塔的步履声才惊醒过来。他立即举起画笔。卡洛塔缓步走到他的身边，朝他的作品看了一下，举目眺望着大海。

卡洛塔（手指前方）：你看，海岬的前方乌云密布……

麦瑟米兰：雷阵雨即将来临了。

卡洛塔：麦瑟，为什么暴风雨总是从西方来呢？

麦瑟米兰：这是因为海峡的暖流由墨西哥湾来到我们大西洋的岸边——它渐渐化为气体，也就是云，云又被强劲的西风吹到这里。（他在画布添上另一种色彩，退后一步，眯着眼看了看，但他并不觉得满意。）要是此时的景色能画下来就好了。（手点一下）——在调色板上调出的色彩还可以，但是描到画布上，跟另一种颜色放在一起，就不对了……不行，根本不行。

卡洛塔：我看你画得很出色，麦瑟。想想你从前根本就没有正规地学过绘画，这就很不错了。

麦瑟米兰（微微一笑）：我画得很糟。不过这我倒并不在乎——我画画，是因为绘画会使人学会去准确地观察大自然，更加深刻地领略它的魅力。

卡洛塔：你有一种天赋，能够体验到一般人所不能领会的美感。

麦瑟米兰（温柔地）：这种喜悦是由于你我相守在一起产生了宁静和安详的心情的结果，……（吻她）我们俩心心相印地生活在这里，远离宫廷的繁文褥节，这有多么幸福。

卡洛塔：麦瑟，说真心话，难道你一点都不眷恋荣华富贵？也不想参与国家大事有所作为吗？

麦瑟米兰：站在朝中我哥哥法朗士·约瑟夫身边，更确切地说，在他左方一步，后侧两步——就算是有所作为吗？穿上海军上将的制服检阅舰队，也算是有所作为？我们这儿的生活最使我称心。我为这北国的鲜花能吐出芬芳而感到骄傲。夫人，这才是有所作为。（他坐了下来重新作画，卡洛塔在他身旁凝眸伫立，陷入遐想之中。突然间，他又放下了画笔。）邮件该来了吧，卡拉。

卡洛塔：来了，麦瑟，我放在桌上了。

她搀着他缓步转过宫院的一角，走向一只柳条桌子，上面放着银制的咖啡茶具。

卡洛塔（看着一封来自布鲁塞尔王宫的信）：亨利和李奥伯特都在伦敦……（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看，麦瑟，维多利亚让阿尔伯特表弟穿上苏格兰人的裙子！……他简直不敢坐下来。（麦瑟米兰报以一笑，继续看他自己的信）……亨利和李奥伯特向你问好。

麦瑟米兰（指着他自己手中的信）：我母亲问你身体好。

麦瑟米兰手里拿着从豪夫堡王宫寄来的信：

“亲爱的卡洛塔好吗？她身体如何？我们期待着你们有继承人的好消息已经足足三年了。”

卡洛塔：你母亲还说了些什么，麦瑟？

麦瑟米兰：哦，就这些。

他放下信件，拿起一份报纸，拆开，浏览下去。突然他脸色一沉，正好卡洛塔一抬头，看见了他不悦之色，一惊。

卡洛塔：怎么了，麦瑟？

麦瑟米兰：捷克的代表退出了皇家议会以示抗议。法朗士·约瑟夫将采取高压手段……（他把报纸朝地下一扔）他要到什么时候才懂得，靠施加压力是不能取得忠诚的。（站起来走了几步）我的哥哥是个蠢材，……他的专制主义是中世纪式的……异族的心只有施以善行才能赢得。

卡洛塔：真可惜，麦瑟，你不在你哥哥的位子上……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未来的开明君主。啊，当今世界如此需要你的超人禀赋，遗憾的是没有让你施展的机会。

麦瑟米兰：我有时这样想，欧洲现在的弊病已经严重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这些古老的文明之邦，彼此之间的仇恨与偏见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呢？难道过去的传统都要彻底除掉吗？难道必须从毁灭之中再生吗？（他突然神情一转，朝着她一笑）现在还是种我们的花吧……（看到卡洛塔的侍从女官走了过来）有什么事，伯爵夫人？

柯隆尼兹伯爵夫人：我有个多年未见的亲戚到特里亚斯蒂城来了，殿下，我想请示一下，是否可以得到您赐见的荣幸。

麦瑟米兰：当然，伯爵夫人。务必请你邀请这位客人今